

两个老头儿

孙书斐

一、前世情人

都说爸爸是前世的情人，那爷爷应该是前前世的情人。我这两位“情人”颜值都不太高，勉强说的过去。现代很多人都很看颜值，按照他们的审美，我这两位“情人”早就out了。我爷爷在他那个年代或许还算帅吧，不然怎么会是我奶奶相中呢。前几天和爸妈一起吃火锅时说过，如果再给奶奶一次机会，我相信她不会再嫁给爷爷了吧。

爷爷家墙上有个相框，相框没有任何图案或者花纹修饰。里面的老照片都发黄了，看起来像一个未经雕琢的老人。照片大都是爸妈、叔婶以及我与弟弟的。其中有一张不得不提的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那是我真正“认识”爷爷，当我记起爷爷脸上就覆盖满了皱纹，所以看到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有点惊讶，也有点感慨“岁月真是把杀猪刀”。照片中的他穿着白衬衫带着军帽，年轻的脸永远留在了上面。同时在上面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他有个肉鼻子（鼻子比较厚）。奶奶经常问我长得谁（长得像谁），我就会开他的玩笑说：“我可不随爷爷的肉鼻子，幸亏我爹也不随他。”奶奶笑得前仰后合。从小我就爱吐槽他，比如爱放屁、肉鼻子、单眼皮……

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名字，小时候也是听村里的邻居叫他漏子哥、漏子爷爷……以前的人们的名字都很难听，说是难听的名字

好养活，他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名字基本都如此。小时候我也经常“漏子、漏子”的这样叫，他从来都不生气，真是童言无忌啊。

小时候觉得过年是最开心的时候了，吃好多好吃的、穿新衣服，总之啥都是用新的。大人们忙这忙那的，觉得过年才折磨人呢。每年的炸鱼盒都是爷爷做，从搅和面糊开始到炸都是他，爸妈、叔婶看他忙不过来就帮他，他竟然嫌弃他们做不好，说他们干活不利索，反倒给他捣乱。他干活真的挺麻利，这点谁都无可说。

冬天里的脚凉得和冰棍似的，所以每次回老家爷爷都让我睡在火炕上。爷爷奶奶都想趁着我，我就睡在他们中间。我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睡觉的时候我有两道程序：第一是把袜子放在爷爷枕头下，第二是等待时机把脚放在他腿上。他一钻被窝，我就悄悄地、慢慢地带我的脚丫伸到他的被窝里。他把被窝捂得严严实实，逗我着急，所以费好大劲儿才能伸进去，然后把脚放在他腿上冰他，冰得他哎呀着骂我“臭娘女”，但脸上一直乐呵呵的。

现在他年纪大了，身体也那么好了。三年前他还做了食管手术，胃也不好，酸甜苦辣都不能吃，我与他开玩笑说：“看来你与超市是没有缘分了。”以前他是酒鬼级别的人物，但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

他经常给我们上小课，科普他所谓的小偏方。他讲得很眉飞色舞，尽管我们都不是他的合格听众，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热情。

现在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头了。

二、姥爷

前几天去的时候他还对我微笑。他的目光随着我的走动而转动着。我坐在他旁边时他会轻轻拍我，我不知道那是生理的反射还是他的意识。总觉得自己看着我的眼神是需要我帮他做点什么，但他却表达不出来。这老头儿是我姥爷。

他现在最喜欢的是坐在那辆电动三轮车上。那辆电动三轮车是我姥姥的坐骑。以前他很少坐姥姥的车子，总是一个人骑着脚踏车风里来雨里去的。现在经常会有一个清晰的影像反射回他的大脑，这个影像就是电动三轮车。那个电动三轮车已经好多年了，它很少有歇工的时候，仿佛它觉得一切都还需要它，所以不敢有半点懈怠。现在他离不开那辆电动三轮车了，好像除了那辆电动三轮车都不认识了，只要看见那辆电动三轮车一推开门他就想坐上去。

这个老头儿我应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就从他有一个服装店说起吧！

记忆最深的是上学的时候他给我买过一双球鞋。已经是个秋天了，爸妈都忙于工作，连换季

都忘了。一次下午放学姥姥把我接到他们的服装店，见我还穿着凉鞋，就嘟囔着说：“你妈也不知道给你换双鞋！”

姥爷对姥姥说：“去给孩子买双鞋吧。”说完就从兜里拿出一大把钱，从里面抽出一张一百的递给姥姥，然后牵着我的手，姥姥跟在后面，我们去鞋店买鞋。现在这个大脑患病的呆老头儿不知道牵我的手了，也许已经认不出我了。我去牵他的手，他会紧紧抓住我，好像是怕我走掉。

这个老头特别喜欢吃肉，每次回家都会买一些猪蹄、猪蹄之类的。我不喜欢肉食，所以肉类食物我是不会动的。真有时候也过来吃饭，我特别害怕他，觉得他特别凶。一次姥爷给我夹了一块猪蹄放进我的碗里，我不想吃，就看着姥姥，谁知姥姥也说让我吃了它。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肉夹给了姥姥。这时姥姥用特别凶的口气说：“吃了它！”我又低着头默默地夹了回来。姥爷乐呵呵地说肉是好东西，吃了长个儿，好东西多吃些。最后我把肉放嘴里，几乎是生吞下去的。现在姥姥很少让他吃肉了，他看到肉与青菜的目光都是呆滞的。

我们的交流不是很多，仅限于几句短暂的话语来维持情感。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听话类型的孩子。去姥爷家时，偶尔他会问我啥好吃之类的话，我每次都会说什么也不要。有时候真的不太想要，因为真的不知道要什

么。在我记忆中他是个很有钱的人，他开着小服装店，口袋里总有一大把的钱，身上的标配就是皮衣和肥大的西服料子的裤。还有他爱吃猪肉。

我觉得与他有种距离感，如果空间里只有我和他，我就不知道应该和他说些什么。我对他不会感到亲密，更不用说撒娇。我们更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觉得好像就是这样。与他不够亲密的原因好像是姥姥过于和蔼，我更愿意跟在姥姥后面做她的跟屁虫。这鲜明的对比早烙在我心里。有时候我觉得他浑身透着市井气，总是舅舅咧咧的，所有的事情都过于偏激。他如果口下积德就好了。

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像傻地坐着，也不说话，只是用眼睛呆呆地看。以前在那个大院子里住的时候，他时常半夜起来去外地购货，下午才回来，总是很忙碌的样子。现在他闲了下来。每次去看到他，见他一次不如一次的样子，我的心也是痛的。爸爸对我说，姥爷以前是个很要强的人，生病让他变成了这样子，也失去了尊严……每次喊他姥爷的时候，在出口的那个音节里也包含了我心里的无数声姥爷。

现在他成了弱智的小孩，有时候觉得他很可爱。对比过去的他，我心里也会酸酸的。

我出生于1965年8月，由于家庭和个人原因，直到1974年我九岁时才上小学一年级。也许是我年龄相对大些，我入学成绩就比较好，小学四年级时写的作文在公社小学作文比赛中得过一等奖。

我特别喜欢读书。可那时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家里没有钱，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买书。周末、假期以及平时放学后，家里让我照顾妹妹，我知道谁家有书，就带着妹妹去谁家，一边照看妹妹，一边看书，也帮书主人扫地、照看小孩等。我村有书的人家，我都去过，有的甚至去过多此，直到把人家有的书看完。

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知识渊博、上课生动有趣。我常常看到王老师不上课时读书。或朗读、或默读，读得声情并茂、如痴如醉。这深深打动了我。我觉得当老师不仅能教出优秀学生，还能有书读、有时间读书，是有意义的、幸福的事情。于是在我心中悄悄萌发了理想的种子：长大后当老师。

我们村小学是复式班，就是几个年级在一个班里。

我在课堂上完成学习任务后，就听老师给比我高的年级上课。常常是高年级的学生还没背过的课文，不会复述的故事，我已经背熟了，能完整明白地复述故事了。姐姐初中的课本，不管是语文、历史、地理，还是物理、化学、生物，我都拿来读，从中学到了当时许多小学生学不到的知识。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我在十个村小学的五、六十多个考生中名列第一。这更坚定了我实现理想的信心。因此，在初中的作文中，我写出了之前不敢写的理念——长大后当老师。

初中要到离家七、八里的公社驻地学校去上。我和我村里的四、五个同学步行上学。那时，我们各家都没钟表。上学靠父母叫鸡叫，喊我们起床。不可避免的，有时听鸡叫会有差错。有一次，我们都起床后在村口聚齐了，但感觉时间不对，就

提议到没有围墙大门的村小学里向老师几点了。结果老师因事还没睡觉，告诉我们是凌晨一点半。我们觉得再各自回家会影响家人休息，决定现在就去学校。那时学校无大门，我们爬过破旧的窗子，趴在课桌上睡了两觉才亮。

初中学校里没有学生食堂，只有一个老师傅给老师们做饭。到了冬天，学校会每人收五元钱给我们自带的干粮做午饭，让我们喝干粮的热水。其会季节，我们中午就吃凉干粮。因为没有热水喝，我们也不带咸菜，以避免口渴。到了初三下学期，纯里困难辍学只剩下一半学生。我村里也只剩下我一个人上初中了。有的亲戚劝我别上学了，我坚决不答应。我暗暗发誓，初中毕业如果考不上中专，就考高中，将来考大专。

我是那几年里全村唯一的上高中的学生。我们住的集体宿舍里，床是把木板搭在用砖垒的柱子上拼成的，什么取暖的东西都没有。冬天有时冻得睡不着，只好两人挤在一个被窝里相互取暖。我们喝的水取自大门外唯一的井水，又苦又咸。学校食堂里给学生熥干粮后，有时笼屉下的热水不够分，就加入两桶生水搅和搅和，然后分到各班的水桶里供我们喝。我们吃的菜是从家里带来的装在粗矮的玻璃罐头瓶里的咸萝卜条，有时有到学校卖老豆腐的，一份两毛钱，我们都很少舍得买来吃。

因为生活条件艰苦，又学习勤奋刻苦，我曾得过夜盲症，也因低血糖晕倒过多次。但我还是坚持到高中毕业，最后考上了滨州师专中文系，实现了我儿时就萌发的、一直追求的理想。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回忆起我的求学路，仍颇多感慨。我不聪明，但我好学、勤奋，甘心忍受艰难困苦，不轻言放弃，向着既定目标努力再努力。这是我一直保留到今天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国画 李雪辉

今夜，我要在客厅里种下诗歌的种子

马爱忠

有三个多月，没有午休了吧？

我拼尽全力，把自己梳瘦一圈
6月18号的下午，足足睡了三个多小时，以至于醒来时，连呼吸都觉

得新鲜的
尽管有一万个理由，让我放下写诗，可是刻在骨子里的那枚原始铭文，总让激情不自禁

今夜，我要写一首诗。为了党的生日，为了祖国，为了爱我的家人

今夜，我要在电脑屏幕上搭建一道篱笆，奉牛花爬满了屏幕

今夜，我要在客厅里种下诗歌的种子

客厅里的那棵龙血树，长出两把如

利剑般的叶子，伸向窗前

今夜，那南湖的红船呢？那麦芒中的镰刀和车间炉火旁淬炼时间的锤头呢？

今夜，因为一些平凡的词语，让我的思绪如山峦般绵延起伏

今夜，零点已过，推开窗子，我要仰望星空

今夜，连风也是温暖的，一只萤火虫在楼下的草地上闪过，来不及喊

出她的名字

此刻，客厅里是安静的，我想起了父亲

今夜，我要在客厅里种下诗歌的种子

把阳光引进来，写着命中注定的那部分……

今夜，我要把诗歌的种子撒在南湖上，撒在田间，撒在车间里

还是和好多次失眠一样，我对文字是这么眷恋

剥开窗外的热浪，星星举着火把，照亮路边熟睡了的石榴花

今夜，坐在电脑前，我听见闹钟

钟滴答滴答起来

此刻，我听见了手机里一声声蝉鸣，那知了知了的歌唱，迎着阳光

今夜，我要在客厅里种下诗歌的种子

把阳光引进来，写着命中注定的那部分……

童年记忆

张玉乾

娘带我和二姐磕头致谢！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直到现在，我们全家和这户好心人家及子女还亲戚一样走动着，年年来往，相互走动祝贺！

1988年我从部队退伍后，自谋职业，在全国各地跑业务，推销我们桑落墅的拳头产品——45号中碳钢丝网筛。

当我成功签订了十几万元的外销合同，喜滋滋地在湖南长沙火车站广场等待返回家乡的火车时，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妇女领着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在向路人乞讨，广场上的游人见状纷纷躲避。当走到我面前时，这位妇女没有说话直接跪了下去，小男孩看到母亲向我下跪，吓得大哭起来。我手足无措地忙扶起这位妇女，询问情况。

原来这位妇女是湖南怀化农

村的，回家没有路费，求了许多路人都当她是骗子而无人理会。

我看着这位愁容满面的妇女和在一边吓得大哭的小男孩，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想起二十年前，我跟着母亲和二姐乞讨的那一幕，深切感受到了那时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无助和酸楚……

我翻遍了全身，快速心算着从长沙到家乡所必需的路途费用。然后毫不迟疑地把身上的100多元和打算在路途中吃的面包全部给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母亲。

这位妇女含泪俯首，对我千恩万谢！

童年的一幕往事，留给我太深太深不堪回首却又不可磨灭的印记……

同样是这段尘封生命中的记忆，又让我在人生成长的轨迹里懂得了感恩，学会了感恩！

游惠民孙武不夜城

(新韵)

白维海

华灯璀璨月朦胧，
夜景撩人烟火浓。
吸引八方凝意气，
带携百业促流通。

岂惟古色春秋韵，
更有新潮现代风。
兵圣扬名千载后，
惟古故里转平庸。

地址：文庙街24号 联系电话：5326326

印刷：滨州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电话：3186716)

我的求学路

刘欣萍

我出生于1965年8月，由于家庭和个人原因，直到1974年我九岁时才上小学一年级。也许是我年龄相对大些，我入学成绩就比较好，小学四年级时写的作文在公社小学作文比赛中得过一等奖。

我特别喜欢读书。可那时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家里没有钱，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买书。周末、假期以及平时放学后，家里让我照顾妹妹，我知道谁家有书，就带着妹妹去谁家，一边照看妹妹，一边看书，也帮书主人扫地、照看小孩等。我村有书的人家，我都去过，有的甚至去过多此，直到把人家有的书看完。

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知识渊博、上课生动有趣。我常常看到王老师不上课时读书。或朗读、或默读，读得声情并茂、如痴如醉。这深深打动了我。我觉得当老师不仅能教出优秀学生，还能有书读、有时间读书，是有意义的、幸福的事情。于是在我心中悄悄萌发了理想的种子：长大后当老师。

我们村小学是复式班，就是几个年级在一个班里。我在课堂上完成学习任务后，就听老师给比我高的年级上课。常常是高年级的学生还没背过的课文，不会复述的故事，我已经背熟了，能完整明白地复述故事了。姐姐初中的课本，不管是语文、历史、地理，还是物理、化学、生物，我都拿来读，从中学到了当时许多小学生学不到的知识。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我在十个村小学的五、六十多个考生中名列第一。这更坚定了我实现理想的信心。因此，在初中的作文中，我写出了之前不敢写的理念——长大后当老师。

初中要到离家七、八里的公社驻地学校去上。我和我村里的四、五个同学步行上学。那时，我们各家都没钟表。上学靠父母叫鸡叫，喊我们起床。不可避免的，有时听鸡叫会有差错。有一次，我们都起床后在村口聚齐了，但感觉时间不对，就



张艳春 手工艺衍纸作品 雄骏东方